

香港小交響樂團

《月魄》

2017年3月12日

香港大會堂音樂廳



香港小交響樂團的這套節目，無論曲目或人腳，都是重覆他們去年11月19日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上演過的：陳慶恩的最新作品《月魄》；拉威爾的G大調鋼琴協奏曲；蕭斯達高維契的第九交響曲。由葉詠詩指揮，香港的李嘉齡彈鋼琴，台灣的王滢潔拉二胡。

二十年來，陳慶恩的管弦樂作品幾乎都是由「小交」首演的。演奏時間約25分鐘的《月魄》是為胡琴與管弦樂隊而作的，從場刊得悉，王滢潔是自幼接受西方古典音樂教育、後轉往傳統中樂領域；這一點跟陳慶恩恰相反，陳氏自小演奏二胡。作曲家和首演者對中西音樂均認識深，好事也。

作品分五個樂章，各有五字標題，每個都有「月」字在其中。第一、三、五樂章之標題的最後一隻字，分別是「月」、「白」和「鬼」字；合起來不正是「魄」麼？但一如葉詠詩在指揮前對觀眾講，是否需要標題去引導，任聽者自己決定。

二胡的音量難與全支交響樂隊匹敵，作曲家沒有要求現場演出加上擴音，而是在譜寫的時候已經「避重就輕」：當二胡演奏時，管弦樂多數時間收細聲，織體變疏。單數樂章無論音樂或情感都比雙數樂章份量重，激昂些，「爆」些。第二與第四樂章較飄逸抒情，精緻、柔性，樂師開口monotone吟唱。

孤清的弦樂和弦與疏落的木魚，之後胡琴加入，還有幽冷的小號與長笛... 確可以附會陳慶恩給第一樂章之標題「瘦馬踏殘月」的意境。第二樂

章標題「冷月葬花魂」，陳慶恩講明是出自《紅樓夢》第76回。有趣之處是陳氏植入了Henry Purcell的When I Am Laid In Earth（由低音弦樂奏出）之片段，跟哀傷的二胡對答。

第三樂章「鴉影月斜白」，作曲家稱為「死亡之舞」；我聽到有點似古裝（中國）戰爭片電影配樂那樣的勇武motif與氣氛。中間段落胡琴表現其粗曠的一面，Cadenza頗具趣味。

在第四樂章陳慶恩再quote西洋音樂，今次是Puccini的Crisantemi（菊），由木管樂奏出。結尾部份簡短地引用了阿炳的《寒風春曲》（拼貼效果諧和），帶出第五樂章「月魄吊山鬼」，剛才的「死亡之舞」變形，成了一首陰森的fanfare。這樂章張力很大。

《月魄》糅合了中西音樂的精神，誠高手之作。

李嘉齡彈拉威爾鋼琴協奏曲，技術準確度高不在話下，難得的是玩出了音樂的韻。中間樂章的solo是鋼琴家musicality的多寡之照妖鏡，李嘉齡無論線條抑或律動的處理皆上乘。

葉詠詩曾在2006年（香港）及2010年（南美）指過蕭斯達高維契的第九。無論樂團或指揮都表現純熟，可是我嫌只奏出了樂譜的face value，動態對比亦細了些。〔劉志剛〕

